

一个因信仰铸就奇迹的神奇故事 一个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的温暖回忆 一段侏儒和私生子令人动容的感人友情

约翰·欧文^[美]
JOHN IRVING

麦倩宜——译

为欧文·米尼 祈祷



A PRAYER
FOR
OWEN MEANY

英国BBC读者票选

20世纪百大
最受欢迎小说！

同名电影感动十年

金凯瑞

倾情献声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约翰·欧文 [美]
JOHN IRVING

麦倩宜——译

为欧文·米尼
祈祷 A PRAYER
FOR
OWEN ME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欧文·米尼祈祷 / (美) 欧文著; 麦倩宜译. —
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039-4332-4

I. ①为… II. ①欧…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7545 号

为欧文·米尼祈祷

作 者 [美] 约翰·欧文

译 者 麦倩宜

特约策划 苗洪 王娟

责任编辑 周进生

版式设计 弘文馆·李道娥

封面设计 永真急制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70×6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9

字 数 45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332-4
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

科林·富兰克林·纽厄尔·欧文和海伦·弗朗西斯·温斯洛·欧文

为欧文·米尼祈祷

A PRAYER FOR OWEN MEANY

“上帝带走了你妈，我的双手是工具。上帝
掌控了我的双手，我是上帝的工具。”

——欧文·米尼

目录

contents

1 一记坏球·····	001
2 狷獢·····	035
3 天使·····	091
4 小耶稣基督·····	143
5 未来的幽灵·····	197
6 声音·····	250
7 梦境·····	328
8 手指·····	403
9 射球·····	490

01 一记坏球

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破锣嗓子的男孩，倒不是因为他的声音，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个头最小的人，甚至不是因为他是造成我妈死亡的罪魁祸首，而是因为他是使我信仰上帝的原因。欧文·米尼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。我从未表示要奉行基督教义度日，或与基督同在，更不可能为基督而活，如同我听到某些狂热的教徒所宣称的那样。我对圣经《旧约》的了解并不很透彻；至于《新约》，从我开始上主日学后便不曾读过，除了当我走进教堂时听到的大声朗诵的几个章节。我对出现在祈祷书上的圣经经文比较熟稔，我经常读祈祷书，只有在宗教节日我才读圣经——因为祈祷书有条理多了。

我一向固定时间上教堂，也曾是基督教公理会^①的信徒——我是在公理会教堂受洗的，在参加了好几年主教制^②教会的团契之后（同时我也是主教制教会的教友），我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变得相当模糊：我在十几岁时参加过一个非教派的教会；后来我又成为圣公会^③教徒，而加拿大的圣公会教会一直是我的教会——自从我大约二十年前离开美国，一直到现在。其实，身为圣公会教徒和主教制教徒有许多相似之处——相似得让身为圣公会信徒的我，偶尔会怀疑自己是否再度成为主教制教会信徒。总而言之，我离开了公理会和主教制教会，也从此永远离开我的家乡。

① 基督教公理会：是基督新教的一支，在组织体制上主张各堂会独立，会众自治。

② 主教制：教会行政制度的一种，由主教执掌教会最高权力。

③ 圣公会：英国国教、英国在宗教改革中建立的民族教会，1534年英教会脱离罗马教廷，但在基本教义、礼仪、和主教制上仍基本沿用旧教。

我死后，打算葬在新罕布什尔州——葬在我妈的身旁——但是，在我的躯体试图潜入美国海关而遭受侮辱之前，圣公会教会将执行必要的礼拜仪式。我从“葬礼仪程”中所选出的经文是完全传统的，可以在《祈祷书》里找到，我要他们念出来——不要用唱的方式。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对约翰福音的章节很熟悉，一开始是“……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接着是“……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；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”而我一向很欣赏提摩太前书章节中坦白的叙述，像是“……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所以当然也不能带什么走。”这是引据圣经的圣公会崇拜，会让我以前的公理会教友们坐立不安的崇拜。我现在是圣公会信徒，到死的时候仍然是，不过我偶尔不去主日崇拜；我不会自称特别虔诚；但是我拥有踏遍教堂的信念——必须每个周末坚持不懈。我的信仰全归功于欧文·米尼——一个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。是欧文让我成为一个信徒。

上主日学时，我们养成了捉弄欧文·米尼为乐的习惯，他实在很矮小，不但坐在椅子上双脚不能着地——甚至他的膝盖还够不到椅子的边缘；所以他的双腿便直直往前伸出去，就像洋娃娃的腿；欧文仿佛天生就没有关节。

欧文实在太瘦小了，我们喜欢把他抬起来；老实说，我们忍不住要这么做。他的身体好轻，我们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。还有一件很不协调的事，因为欧文出身于做花岗岩生意的家庭。米尼花岗岩采石场地方很大，用来切割和炸开花岗岩厚片的设备看上去既笨重又危险；而花岗岩本身就是一种粗犷又厚实的岩石。但是欧文身上唯一能感觉出花岗岩采石场味道的，就是他一身粒状的石粉。每当我们将他高高举起时，他的衣服就会抖落出灰色的石粉。他的肤色像灰白的墓碑，阳光穿透他的皮肤，也从皮肤反射出珍珠般的光彩，所以有时候他就像个透明人似的——尤其是他的太阳穴，看得见皮肤里的蓝色静脉（好像除了他的特小身材之外，这也证明他是个早产儿）。

他的声带还没完全发育，不然就是被他家族事业的石灰给毁了。

或许他的咽喉受过伤，或是气管受损；或者他的喉咙曾经被大块的花岗岩砸到。总之，他要是想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，就得打从鼻孔里高声嘶喊。

不过，我们觉得他很可爱——“小娃娃”，女生们都这么叫他，尤其当他忸怩不安地想要挣脱她们和挣脱我们这群人的时候。

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始玩把欧文高高举起这个游戏的。

那是在基督教堂，新罕布什尔州格雷夫森镇的主教制教堂。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是一位紧张兮兮、满面愁容的女士，她的名字是沃克太太^①。我们觉得这个姓氏很适合她，因为她的教学方法包括经常走出教室。沃克太太会将圣经中具有启发性的章节念给我们听。她要我们仔细思考我们所听见的每一句话——“安静地、认真地，这就是我要你们思考的方式！”她这么说。“现在我让你们自己去思考，”她语带玄机地对我们说——好像我们的思想能逼着我们超越理解的界线。

“我要你们非常努力地思考。”沃克太太总是这么说，说完便丢下我们走了。我想她是个烟枪，而她不允许自己在我们面前抽烟。她会说：“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好好讨论。”

当然，等她回来时，我们早把她交代的事情忘得精光——因为她一走出教室，我们就疯狂地捣乱。要我们自己安静地思考一点也不好玩，我们宁愿把欧文·米尼举得高高的，在我们头顶上传来传去。我们想办法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玩这游戏——这正是游戏最具挑战性之处。有人——我不记得是谁先开始的——有人会站起来，抓住欧文，拎着他回到座位，再将欧文传给下一个人，不断地再往后传。女生们也加入这个游戏，其中几个甚至玩得很疯；每个人都可以举起欧文，但我们都很小心，从未把他摔到地上，顶多把他的衬衫弄得皱巴巴的。他的领带太长，所以欧文会把它塞进裤子里——不然领带会垂到他的膝盖——他的领带也经常被我们扯松了，有时他的零钱会掉出来（掉在我们脸上）。我们总是会把钱还给他。

① 译注：Walker，意为走路者。

如果他身上带着棒球卡，同样也会从他口袋里掉出来。这总惹得很生气，因为卡片是按照字母顺序，或是用其他方式排列好的——兴许是将所有的内野手排在一起。我们搞不清楚是什么方式，但显然欧文自有他的一套方法，因为当沃克太太回到教室——那时欧文也回到他的座位，我们把他的零钱铜板和棒球卡递还给他——他总绷着脸生闷气，坐在那里整理手上的卡片。

他不是优秀的棒球员，不过他的打击带的确很小，因此经常被派上场代打——倒不是因为他曾经出奇挥棒击到了球（事实上，教练嘱咐他千万不要挥棒），而是可以利用他来保送上垒。在少棒联盟比赛时，他痛恨自己被利用，有一次还拒绝上场打击，除非答应让他挥棒。可是没有适合他的小型球棒，所以他每一次挥棒，球棒都会带着他瘦小的身子往后一转——不是打到他的背，就是害他跌坐在打击手位置，甚至平躺在地上。因此，在几次挥棒落空和被球棒砸伤脚的难堪羞辱之后，欧文·米尼选择另一种的羞辱，他站着不动。当投手将球瞄准欧文的打击区时，他畏缩地站在本垒板上——结果球偏了，几乎每一次都是如此。

然而欧文很喜欢他的棒球卡——还有，基于某些原因，他似乎很喜欢棒球比赛，即使棒球对他是如此残忍。面对面的投手会威胁他。他们说，如果他再不挥棒，他们就用球打他。“喂，你的头比打击区还大。”有一个投手会对他这么说。所以，欧文·米尼在被球打到之后，也被保送上了一垒。

一旦上了垒包，他就是明星了。没有人能像欧文那样盗垒。如果我们这一队进攻时撑得够久，欧文·米尼很可能一路盗回本垒。他也经常在最后一局时充当代跑，所以我们常叫他“代跑兼代打米尼”，还有“四坏球上垒米尼”。在防守时，他简直一无是处。他很怕球，只要球飞到他的附近，他就会闭上眼睛。万一他奇迹般地接到球，他也不会传球；更何况他的手实在太小，根本握不住球。不过他发起牢骚可就不同：一旦他自怜起来，他的声音总能真情地流露出一不满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发牢骚时很可爱。

在主日学里，当我们将欧文高高举起——尤其在半空中的时

候！——他的抗议很奇特。我想，我们捉弄他是为了要听他的声音；我一直觉得他的声音是来自其他星球。现在我相信，他的声音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
“放我下来！”他用一种快要窒息的、明显的假音大喊，“不要玩了！我再也不玩了。够了！放我下来！你们这些混蛋！”

不过我们还是把他传得团团转。一次又一次的，他也变得听天由命。他的身体僵硬，也不再挣扎。有一次我们把他高举在半空中，他索性大胆地交叉双臂放在胸口，对着天花板紧皱眉头。有时候，沃克太太一离开教室，欧文便赶紧抓住自己的椅子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，随着晃动的鸟笼而抓紧木枝，但是他很快就松手了，因为他很怕痒。有个名叫舒凯·史维特的女孩最会搔痒；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直直地摊开手脚，我们又把他高举在半空中。

“不要搔我痒！”欧文就会大叫。但是游戏规则是我们订的，我们根本不理睬欧文。

沃克太太偶尔难免会在回到教室时撞见被高举在半空中的欧文。她对我们的教导一向和圣经有关——“要非常努力地思考……”她或许以为，我们通过共同努力思考的重要行动，成功地让欧文轻轻飘浮在半空中。她但非有点脑子，就会察觉正向天堂接近的欧文，正是让我们努力思考的直接结果。

但是沃克太太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——粗鲁、没有想象力且难以置信的愚蠢。“欧文！”她会大声斥喝，“欧文·米尼，回到你的位子上！你立刻从上面下来！”

如果沃克太太笨到相信欧文自己会飘在半空中，她怎么能教我们圣经呢？

欧文总是保持着尊严，他从来不告状：“是他们！他们老是这么对我！他们把我抓起来，害我身上的钱掉了一地，棒球卡也都弄散了——而且我向他们苦苦哀求，他们也不会放我下来。你以为呢？难道是我自己‘飞到’半空中吗？”

即使欧文会对我们发牢骚，他也从不会打我们的小报告。他偶尔

会很顺从地被大家举在半空中，每当沃克太太斥责他行为幼稚时，他总是保持沉默。他绝不会告发我们。欧文不是一个叛徒。就像圣经中许多生动的故事，欧文·米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殉教者。

其实我们并没有恶意。虽然我们会把最隆重的恶作剧留到主日学那天，不过平常也会抓他来玩玩，一切随心所欲。有一次，不知是谁抓起他的衣领，将他挂在小学礼堂的衣帽架上；即使是那时候，即使在那个地方，欧文也丝毫没有挣扎。他静静地挂在那儿，等待别人将他从衣帽架上取下放回地面。有一次，上完体育课，有人把他挂在置物箱内的钩子上，而且还关上门。“不好玩！不好玩！”他大叫，不停地喊叫，直到外面有人同意他的话，才解开他像弹弓一样大小的吊裤带，解救他下来。

我怎么会知道欧文竟是一个英雄？

*

让我从头说起，我是惠尔莱特——这是我的姓，惠尔莱特家族在我们镇上颇有地位，而惠尔莱特家族对米尼家族一向瞧不上眼。我们是女人当家的家族，因为我外公很年轻就过世，留下我外婆独撑家业，但也经营得相当成功。我是约翰·亚当斯^①的后裔，是我外婆那一边的血统（她的娘家姓贝兹，当年乘坐“五月花号”轮船来到美国新大陆），但是在我们镇上，我外公的名字比较响亮，而我外婆在冷静思考之后，决定继续使用夫姓，如此她同时保有惠尔莱特和亚当斯的姓氏，还有贝兹。

她的教名是哈里特，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称呼她为惠尔莱特太太——当然，欧文·米尼家里的每个人也都这么称呼她。我想外婆对米尼家族最后的印象，应该是一个名叫乔治·米尼的工人，一个爱抽雪茄的人。工会及雪茄的结合一向和哈里特·惠尔莱特格格不入（据我了解，乔治·米尼和我们镇上的米尼家族并无关联）。

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格雷夫森镇长大，我们那儿没有工会——只

① 译注：美国第二任总统，《独立宣言》起草人。

有几个抽雪茄的人，但是没有工会的人。我所出生的小镇是在1638年由约翰·惠尔莱特牧师向一位印第安酋长买来的，我就是用这位牧师的名字，被命名为约翰。在新英格兰，印第安头目或有地位的贵族都被称为酋长；当时我还很小，唯一认识的酋长是我们家邻居的小公狗，一只名叫“酋长”的拉布拉多猎犬（我想倒不是因为小狗有印第安血统，而是它的主人很无知）。酋长的主人——我们的邻居费什先生，他老是告诉我小狗的名字是取自他夏天游泳的一处湖泊——“想当年我年轻时，”费什先生总是这么说。可怜的费什先生：他不知道那处湖泊的名字就是印第安头目或贵族的意思——而把那只蠢狗叫做“酋长”肯定会招来不敬的罪名。你看着吧，果真如此。

美国人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，多少年来始终如此——这是我从邻居那儿学来的——我还以为印第安语“酋长”的意思是“湖泊”呢。那只名叫“酋长”的狗被运送尿布的卡车撞死了。现在我相信，被严重亵渎的恶水湖泊掌管之神应该要负责任。我想，如果被尿布卡车撞死的是费什先生，应该会比较合理——但是在对神，每一个人的神，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后，往往会发现，遭受报复的总是无辜者（这是我个人信仰的部分见解，而我那些信仰公理会、主教制和圣公会的朋友，都反对我这个看法）。

至于我的祖先约翰·惠尔莱特，他于1636年在波士顿登陆，仅仅两年后便买下了我们的小镇。他来自英格兰的林肯郡，一个叫萨勒比的小村庄，没有人知道他为何将我们的小镇命名为格雷夫森。他并不认识英国的格雷夫森那里任何一个人，虽然那必定是我们小镇名字的由来。惠尔莱特是剑桥的毕业生；他和奥利弗·克伦威尔^①一起踢过足球，克伦威尔对惠尔莱特（身为足球队员）的评价是有点偏执但值得尊敬。在奥利弗·克伦威尔眼里，惠尔莱特是个很邪恶甚至龌龊的球员，因为他可以很有技巧地绊倒他的对手，然后再压在他们身上。格雷夫森（英国的格雷夫森）位在肯特郡——距离惠尔莱特的家乡有一段路。或许他有来自肯特郡的朋友——或许这个朋友原本计划和他一

① 译注：Oliver Cromwell，英国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宗教领袖。

起到美国，但是因故无法离开英格兰，或是在旅途中去世。

根据华尔的著作《新罕布什尔州格雷夫森史实》，约翰·惠尔莱特牧师是英国国教的好牧师，后来他开始对某些教条的权威有所质疑；于是他成为一名清教徒，因为他不服从英国国教，所以被终止了神职者的权职。我觉得我自己对宗教的困惑和固执应归咎于我的这位祖先，在他前往新世界之前，他不仅承受英国国教抨击的煎熬，抵达美国后，又与波士顿的清教徒发生冲突。惠尔莱特牧师和著名的哈钦森太太^①一起被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以“扰乱民众安宁”为由驱逐出境；事实上，他并没有任何煽动人心的举动，只不过针对圣灵的地位提出异端看法——但是，马萨诸塞州对他的审判太过严厉。他的武器被剥夺了，带着家人和几位勇敢的支持者，从波士顿向北航行至大湾，沿途必须经过两处新罕布什尔州早期的哨站：一处位在帕斯卡特瓜（现今的朴次茅斯）出海口的斯卓贝里班奇区以及多佛殖民地。

惠尔莱特随着大湾的支流斯瓜斯科河前行；他最远来到淡水和咸水的交界处。当时的森林一定十分浓密；当地的印第安人也向他展示钓鱼的好处。依据华尔的《格雷夫森史实》一书，此地有“广阔的天然草地”和“与海岸交界的沼泽地”。

当地酋长的名字是瓦他哈特威，他以他的图腾——一个缺了胳膊的男人——在他的地契上做记号，而不是用一般人的签名方式。后来有一些并不怎么有趣的争论是关于印第安人地契的事，另一项较有趣的推测则是为什么瓦他哈特威的图腾是断臂人。有人说，这就是瓦他哈特威觉得要放弃所有土地的感受——就像砍断他的双臂。可是有人指出，瓦他哈特威以前的记号同样是一个断臂人，但是嘴里含着一根羽毛：这表示瓦他哈特威因为不会写字而感到沮丧。其实，关于人像图腾有许多种说法，有人说他嘴里咬着的是战斧，一副疯狂模样。甚至有人说，他的手势代表追求和平：没有双臂，嘴咬着战斧，整体象征着瓦他哈特威是不求战的。至于地契之争的结果，很肯定的，印第

① 译注：Anne Hutchinson，北美女宗教改革者，反对清教徒律法，主张靠个人直觉与上帝接触。

安人并非是众说纷纭之下做出决议的受惠者。

而最后，我们小镇仍然落入马萨诸塞州当局的控制——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格雷夫森镇民厌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人。惠尔莱特先生打算搬到缅因州。他八十岁时在哈佛大学演说，为重建部分被烧毁的学院而募款——这显示他比任何一个格雷夫森镇的人更能包容马萨诸塞州的人，而且没有一丝怨恨。惠尔莱特逝世于马萨诸塞州的索尔兹伯里市，他是当地教会的精神领袖，当时他已将近九十岁。

然而看看格雷夫森镇的开拓英雄榜，你是找不到米尼这个家族的。

巴罗

布莱克威尔

科尔

科普兰

克劳利

迪尔伯恩

希尔顿

哈钦森

李特费德

瑞德

瑞斯沃斯

斯玛特

史密斯

沃克

沃德尔

温特沃斯

惠尔莱特

我不相信我妈之所以保留娘家姓氏，是因为她姓惠尔莱特。我想我妈的自傲和惠尔莱特家族无关，如果她生长在米尼家族，她同样

也会保留娘家的姓氏。在那段岁月里，我从不曾因为随母姓而有所困扰；我是小强尼（约翰的小名）·惠尔莱特，父不详，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。我从不抱怨。我心里总想着，将来有一天，她会告诉我的——等我年纪大到可以知道一切经过。显然，那种故事需要年纪“够大”才能明白。可是，在她过世之前——她从未透露只字片语，告诉我我父亲是谁——当时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，因为我认为我有权利知道；直到我妈过世，我才对她有些生气。就算我父亲的身份和他的故事造成我妈极大的痛苦——如果他们的关系肮脏下流，一旦奸情曝光，我的父母永远都抬不起头——即便如此，我妈不告诉我关于父亲的事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

当然，就像欧文·米尼对我所说的，我妈过世时我才十一岁，而她才三十一岁；她大概以为时间还很长，以后再把真相告诉我。就像欧文·米尼所说，她并不知道自已就快死了。

欧文和我在斯瓜斯科河丢石子——那是一条咸水河、潮汐河——或者说应该，是我在把石头投向河里，欧文掷出的石子全都落在沙洲上，因为潮水已退，对欧文·米尼那副小细胳膊来说，河面实在太远了。我们在河边丢石子的行为，竟干扰了在海滩上啄食的一群海鸥，那群海鸥索性搬往斯瓜斯科河对岸的沼泽地。

那是一个酷热沉闷的夏日，沙洲退潮的那股味道比平常来得沉重疲惫。欧文·米尼告诉我，我的父亲将会知道我妈过世了——等我够大的时候，他会向我表明他的身份。

“如果他还活着，”我说，一边丢着石子。“如果他还活着，如果他不在乎他是我的父亲——如果他知道他是我的父亲。”

虽然那天我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，但欧文却从那天开始他漫长的奉献，让我对上帝有了真正的信仰。欧文丢着越来越小的石子，但是仍丢不进水面；石子掉落在沙洲上的声音，带来某种小小的满足感，但无论如何，落在水里远比泥土里更有成就感。欧文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、却又和他瘦小身躯成反比的毫无道理的自信，不经意地对我说，他很确信我父亲还活着，也确信我父亲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，而